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二
十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　　　　宋 孫光憲 撰

狄右丞鄙著紫僧 僧鸞附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為舉子乃俾出家自於

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為文章供奉賜紫柳玭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脩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為李鋋江西判官後為西班小將軍竟於黄州遇害

張翱輕傲李堅白蔣貽恭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翱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而揖起付吏

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翺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翺云只此兩句合喫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金鞭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

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致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麄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為堅白對曰莫要改為士元兒君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檟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

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為何作散子蔣脚他皆類此蔣生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遭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縉紳中咸惡之

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劉李愚甥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懵一作魯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一作子不可無後常加楚笙終不長進李夫

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為越王劉氏所縻為廣相而羈僕與劉贊猶子懿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其舅舅弟子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即諱福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

坊叟之廡下滂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延入

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

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

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

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羡不覺頓忘宦情他日

說於僚友為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

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

郎馬上内逼急詣一空宅遝登溷軒斯乃大優穆刀綾

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慚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内逼但請光訪人閒之莫不絶倒

前賢戲調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譔眞讃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為而將胡為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内相為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讒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

贊為去僧院地遠爾洸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
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洸俯仰朗稱曰錫鑞佛子
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為有十升功德念摩訶波若波羅
密又趙璘員外為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
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
作醜子因此一定趙公大咍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
紫微膚厚溫庭筠號溫鍾馗（一作夔）不稱才名也薛侍郎
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幾對曰與昭緯

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徳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名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予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有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紗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元之又元斯皆清

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鵶挽鈴

唐温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鵶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寃也命吏隨鵶所在捕之其鵶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名碁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碁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覔碁請饒一路滑生碁思甚遲沈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俟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黄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碁客天帝命我取公著碁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顔回卜商為地下修文郎又李長吉為帝

名撰樂府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方元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名綦之命乃酆宮帝君予與真誥髣髴故梗槩而言之

新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一作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

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名到衙安慰稱奨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

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説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療疑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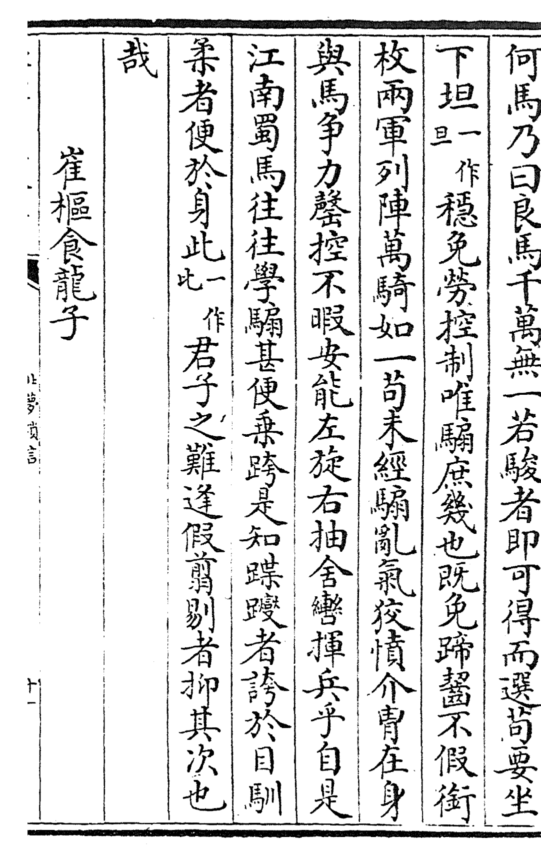
元頑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令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

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侯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一作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啜鱠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一作鱗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

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杜彦林為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旣深抽脚不出為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廷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為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荆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内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



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一作旦）穩免勞控制唯騙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騙亂氣狡憤介冑在身與馬爭力鑿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騙甚便乗跨是知蹀躞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此（一作比）君子之難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為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厨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為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凖陰誅

唐薛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道門寄榻遊江南至吉州闇皁觀遇修黄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凖亦就列忽失聲痛呌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

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讐又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命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即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倉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佁蘇循附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爲勛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勛亦見待甚

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吏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傳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一作飯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黄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岧隨軍至荆州令岧草表述其所懷岧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尋於江津害

之唐末蘇循尚書諂一作譎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門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勑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佁為人視蘇循誠遠矣

王迪車輾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卧為車轍輾靴鼻蹦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説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戸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蓮子歸京種於池沼或變為紅蓮因異之驛致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常以蓮子浸於瓮底俟經歳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為種即為紅矣葢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看此花為愚話之愚見令人一作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

者悉成深紅染之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嵋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荆州之獻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閹宦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一作為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黄指揮公

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一作州）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劍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元為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嘗聞此

傳偶未得見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璟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

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賓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䕶戎緘題其閽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渟汙乃以廉值市之俾婢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個餅兒童奔走抛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傚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

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竇羅無文藝而取名蓋飲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臺記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為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

倜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為妳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摑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晩年流落旅寓一作於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衎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

食毆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葆光子時為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告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呑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温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

藥溫得與語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强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一

宋 孫光憲 撰

張直方譽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勲臣也好接賔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欵待異禮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渉雜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歴其門執金頻名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

取慮致物譽非是偃蹇一日又名傳語曰若不訪及即更奉薦裴益悚惕

薛侍郎紙裹鷂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國一作園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

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公祇對盛言鷙鳥之儁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耳歸館後傳語送鷂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真一作直須愛惜果一作可以紙裹安韝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踈失狀元笞之逡巡所由謝伏一作杖于階前對諸

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為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奬之必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

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緦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劒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摶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

奇鯢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迨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鯢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窻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

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嫗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勲臣為幕下從事時人號為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强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壻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點制不謬衆皆歎羡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一道士蘊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即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呈唯成丹也非己能也

蔡畋虛誕 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耳為元戎笞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為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毛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内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

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聞一作得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名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俜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鄰兼得其事為余話之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為呂用之譖毁一旦作竄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

之擒得中生寄襄獄縶維中生告獄吏要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巨容可予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甄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即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衒於中使中使迴聞於田中尉洎劉司空朝覲行在與中生偕往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點

汞藥在身荆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汞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時有一士著緑布衫常在街衢仍棲逆旅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確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葢不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樂妖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黄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畏頳川知之遂旅遊資中郡銷聲斂跡惟恐人知寓應

真觀修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頼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壁尚書戮律僧

唐李壁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一作師忘其名臨壇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鞅掌嗜慾之心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

十五人八座戮之蓧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為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怪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乖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輩參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為恥嗚呼如來制戒為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為聚淫叢藪信乎道不虛行也一本作律乎律乎道不虛行

崔元亮降雲鶴 趙駕仙梁威儀附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修精至不舍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為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覩亮典湖州修齋亦降仙鶴太白為贊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一作職事軍校及茶酒厮役祇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昭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脚在鐙內因拖曳而死也　又王蜀時玉局觀道士趙駕仙上官道士

忘其名住青城山修齋入壇行法事其厮僕臥而驚魘問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曳二道士於壇前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　又有何景沖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修齋度江船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為天罰也　成中令鎮荆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毁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

荆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不以為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闗三郎入闗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闗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闗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闗妖之説正謂是也愚

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閭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窓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人驚魘須臾而止

希慕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孫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意琦行奧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

昭播是則希顔慕藺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内子為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為意黄寇犯闕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雙血被面其從母為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李氏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彛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為後崇彛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摭其實骨肉間懼聞于外旋取燼之宛為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管草詞揩揮天曹地府陰隲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

乃曰但為我父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為靈臺既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十一

北夢瑣言卷十二

宋 孫光憲 撰

盧藩神俊

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内臣厚希例貺其家事力不充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導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宦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

精魂强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

楊收不學仙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直為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柷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䁆古鼎反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鏻鏕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

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殛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壻嘗語之

張氏子斆壁魚

唐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彞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

宰輔丞郎内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翦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麁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為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玭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責授瀘州牧禮叅東川元戎顧彦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濡染以光刋刻亞台曰惡劄固無所悋若以潤筆先一作見賜即不敢聞命相國欽之書訖竟不干瀆也　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説法檀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廬嶽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請書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

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施展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寅疑相術李冨附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善袁許之術於京城西鐵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顔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時一作暗有資遺之意其必致非常黄寇犯闕僖宗一作皇幸蜀李生為士民挾持入京升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為一升

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之鑒也　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暠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辯敏捷麤有文章因棲陽平觀為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暠獨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暠相善不信暠之造妖良由軀幹國姓為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為綠林之嚆矢也先是李暠有書名玉局觀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

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弘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去即乖耳楊生不果去而李昺齋日就擒道士多懼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楊鑣偶大姑神 史光澤附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為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為大孤小者為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

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鏕預於此行鏕悅大姑偶容有言詭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為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采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希一作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

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鐐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脩舉業自别墅歸乗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怳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為鑒戒也

柳氏子幞頭脚 許承傑李思益附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玭

出官瀘州郡泊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幕中有昆弟（或云琰相或云名珮）之子省之亞台回面且云不識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喻尊旨良久老僕忖之得非郎君幞頭腳乎固宜見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比郎君垂下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即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

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實麗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勲臣也其子承傑即故黔使君禧實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即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垂紛錯每修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為話端皆推茂刺顧夐為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誒謗顧乃分疏因指同席數人為證顧無

以對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為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也剌茂州入蕃落為蕃酋害之　西川衙前軍將李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蜀先主左右羨而怪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為我光揚軍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朶帽子前如鷹觜後露腦枕怪而截其觜也又登樓見行人戴籃𩨷席帽云破音沒反頭爛額是何好

事然自務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俸薄且閑一作困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令之畿縣非有仙骨何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黄寇之後所失已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監云木圍裹頭於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師古又嫌以銀稜甆器托裹椀楪徒費工夫又曰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醜可知自非鐵石為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慎之因述柳氏幞頭引起數事豈資

談笑亦足小懲也

鐵補闕貞譖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藜藿不給未嘗隕穫於時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弘農韜藏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為聞聽不至闕申情禮兼以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

過飾何當獎遇令宰相何必要其至於垂搜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十緡辦裝所剩一作殘却納朝廷號為鐵補闕未久除道州牧却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元泰布衲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既歿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為愚話之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為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為飯氣予熱發崔訝飯氣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蓀光子曰東方朔以恢諧自容晏君卿以脣舌取適

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令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為此輩調笑也

沈尚書非命 劉建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為驚湍激船楫梁板漂遞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慚恨伺隙剚刃於詢果擢兇手殺歸秦以充祭

亦無及也　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牽攏官陳之婦陳爲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伺便以蒺藜(一作蒺藜)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蒺藜(一作蒺藜)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姪爲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禍奴禍取鑒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秦威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爇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一旦(作一

日暴卒翌日却活乃具牓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㸃檢不至仰為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慚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

奉之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　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修者曾曰真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真人曰紙錢即冥吏所籍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崔從事為廟神賜藥李氏土地神附

閩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恙遭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痁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

次延平津廟夢為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彛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岸一作頭並不衝圯李宅異事也

張璟為靈廟草奏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犬嘷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廟神所責空以

素業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一作亞)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為其分理(一作疏)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為贈劉山甫與廖隲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也

滻水神正直

唐黃冦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為悲悼即可知也行即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

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為滙水神之子强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兼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夕旦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為笆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滙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塹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

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衙之洎公宦達後因事
塹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
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
有異氣降勑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
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為奇事此侯及壯
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于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
徒戲之曰鮮于蛇也　唐峰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
草市峰因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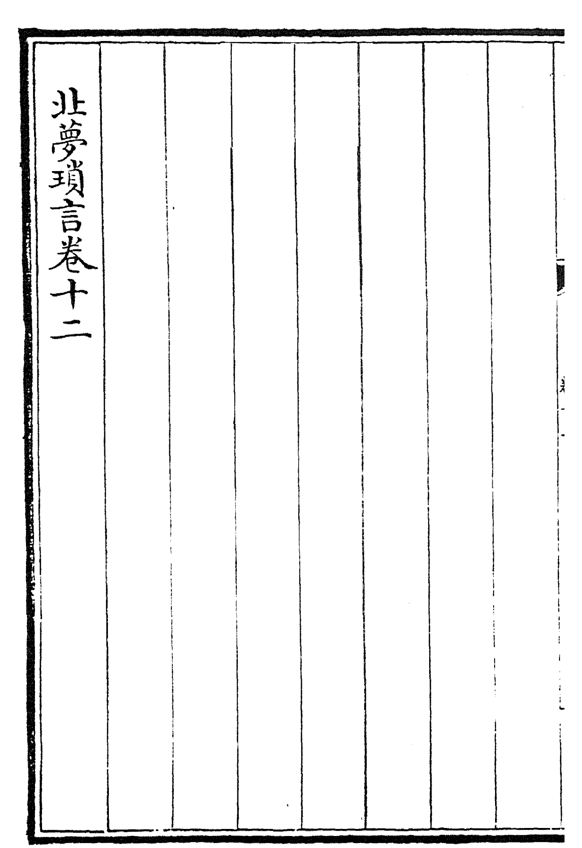
塋子孫合至公相峰謂曰此即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也(一作耶)子孫合為賊盜皆不令終峰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峰亦典郡其二道龔官(一作等)皆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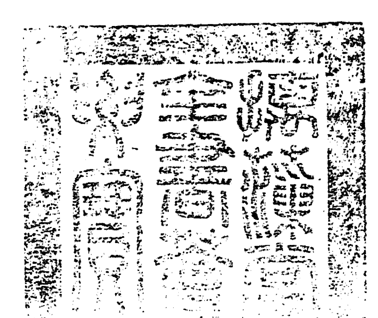
何異也

鼠狼智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一作柏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坋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也



北夢瑣言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布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北夢瑣言卷十三

宋　孫光憲　撰

草賊號令公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容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

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槖裝姬僕而還鐸與賔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殺劫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也如此彦禎子尋為亂軍所殺得非瑯琊公訴于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為牙將黄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

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斂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潏間路至河中代都為帥重榮迎之潏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過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潏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

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滴曰為惡者非我而誰名滴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滴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為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

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名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黄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

也

韓簡聽書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麄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嘗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絶倒　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疊疊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於道門改名晝卒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

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羅虬附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隷於本軍為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為前鋒時潯為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于關後廣為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為帥因有首丘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里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嗣

為潞帥降太原孫光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宦官典台州晝錦也常以展墓勉謁邑宰橫笏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電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推其弟匡儔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

南欲赴闕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因請稅駕於常山府郭以中離變會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闕回與匡威相遇同登寺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於王鎔既造之逼以兵仗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東門門内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闕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鬬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踈瘦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拔

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脫此難更在位三十餘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獲免

李全忠蘆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為異以告别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

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為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為三軍所逐弟匡儔為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為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為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

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都一作郁下同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一作郁曰弱冠後兩周星傲形於色後匡威繼父為侯首召馬一作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頓顙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澗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蒢光子嘗見范陽熱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為帥强婬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

妻迴出步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旣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刼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婬穢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齎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

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之侍䕶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造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忽逢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蓀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

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嶨遺鮫綃自齎而進好事者為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其言國璽外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鮫綃簽而貯之軸之如帛（一作著）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邇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十三

北夢瑣言卷十四

宋 孫光憲 撰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甸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

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孱孱守恬而坐因除宰臣徐彦若鎮鳳翔以茂貞為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彦若茂貞遷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軍旅所决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臯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暲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晁錯之辜謬及

於臣令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户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内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王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相鳳歷年洛都有變為亂軍誤害時皆歎惜之

三鎮擁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

不名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磎麻下為劉崇魯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謟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内外宼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令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為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後追贈太師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為劉崇魯抱而哭泣改授

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訐崇魯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磎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鋋入闕奏事與昭緯關通因託鋋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磎亦遇害其子涗有高才同日罹害磎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鋋亦竟報之一事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皐是也然而時有夷險不可一概而論王鐸初鎮荆南黄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黄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為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賨一作賓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為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盗移國羣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

後罷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鄭文公畋首倡中興傳檄討賊殺戮黄冦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韋岫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薛能河中李都竇潏鳳翔徐彥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大言自方管葛以無謀之韓建倅用剛之孫揆出征大鹵自貽敗亡厥後朱朴踵為大言驟居相位亦曾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

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為戲者久矣廊廟之上恥言韜畧以櫜鞬為凶物以鈐匱為凶言就有如盧潘薛能者目為麄才一旦宇内塵驚閭左飆起遽以褒衣博帶令押燕頷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韋昭度之憚王建濬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東一作本省上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習五代史作襲常應舉不第為李都河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遊太原辟為從事習吉好

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為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復其戎職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遥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迫脅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幸鄜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録而殺

害郊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駮論勤王録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乘輿欲蓋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徴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述保大定功一作公之志也以為唐運陵替皆有一作由歷數自黄巢既戮蔡賊生馬宗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纔舍茂貞而有韓建所謂一莾雖死十莾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為朱温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温

作相宜也葆光子曰華州韓建荊渚成汭勤王奉國識有可嘉于時號為北韓南郭郭即成令冐稱也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葵丘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鄰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畫匹成蛇舍我善鄰陳誠僞室華陰失守既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名而陷没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

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中匹字未曉

孔緯惜鹽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鎮兵力强盛表請鹽鐵印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下邸吏曰朱公若收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為張濬所誤貶之官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

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為賢是謗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宏信 子紹威附

中和中魏博帥羅宏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須翁巫有宋遷 一作千 者忽詣宏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為此地主宏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

告宏信宏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宏信為帥宏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宏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籠内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絃共甲襻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牙

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為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為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大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

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説果為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强孩視鄰道發管内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鵂鶹數頭飛下幄帳内逐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為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内黄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内黄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内黄可

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予之美也

北夢瑣言卷十四

北夢瑣言卷十五

宋 孫光憲 撰

披褐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為信陛下宜寛懐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驗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

結崔亂㦗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刼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名戎崔胥比之先是茂貞入闕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為火龍子茂貞慚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優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遥見詬之曰此優窮也胡為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為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赦之也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懐挾帝以令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傳一作傳城州一作川軍乃攻興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並為蜀有方變謀却助鳳翔於時命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帥軍罷

韓建責李巨川

李巨川有筆述歴舉不第先以仕偽一作為襄王與唐彦

謙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導行者引出華州復恭為韓建挫辱楊罵為奴以短褐蒙之斃於枯木守亮檻送至京斬於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即南山一丈黑本姓訾黄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人有逃黄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為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

車駕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皆巨川為之因斬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怒於朱公遂為所責時人冤之巨川有子愼儀仕後唐為翰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攜印而降叶濬之謀後仕至梁相朱公既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一作田梁鳳歷初亦遇害也

天子賜勲臣詩

德宗皇帝好為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

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求其義焉

朱令公為昭宗攏馬

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虢縣西槐林驛大敗岐軍橫屍不絶飽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宫朱令俛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

千步帝為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胤判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盧光啟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刼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無能與爾等為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泣然流涕行至陜府內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賜全

忠内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内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弑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顛仆入内軍士躡而追

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
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為亂兵所害内人李漸
榮裴正一等弑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
軍情請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
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即位為子
友珪所弑竟如其言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為全忠所

害德王帝之兄曽冊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冊為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踈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胤密啟云太子曽竊寶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將元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頻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謀害衣冠

輝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尚在班列將謀

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隂狡貪權惡樞等在已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元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轘裂元暉與柳璨及弟瑤瑊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黄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黄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尒朱榮河隂之

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酖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誣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蔣元暉為樞密使伺帝動靜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宮人阿秋面名元暉屬戒所乞他日受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名元暉到汴州責以太遲元暉以傳禪先須封國授九錫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

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元暉歸奔洛陽與宰相商量為趙殷衡誣譖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宫人而誅蔣元暉時人冤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為宣徽使出為許昌滄州兩鎮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

為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琢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强近告投兼

以年將七十地絶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勑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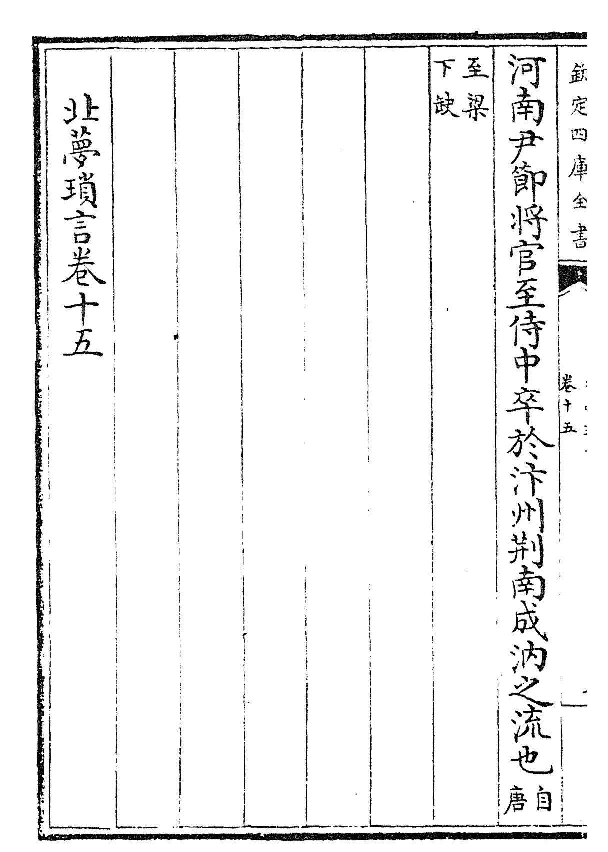
秦宗權詐不反

黄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為反逆兵力强鋭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禦之宗權為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因縛朱全忠具表檻送至京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閲之宗權即檻中舉首

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為笑

李摩雲擲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為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為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為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為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柵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馬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



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至梁下缺

北夢瑣言卷十五